

试论鲁迅《药》中的象征艺术

戴雨晴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药》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鲁迅先生在这篇不到5000字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将复杂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放诸众多典型意象,从而造就“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本文即对鲁迅《药》中的象征艺术进行分析。

关键词: 鲁迅《药》象征

引言

对于鲁迅先生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是学界、思想界及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有关人士整理出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长篇小说。经过一定的考证,不少学者总结出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多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而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故不进行赘述。然而,能用短小精练的文章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思想深度和高度,这是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鲁迅先生本人文学功底的深厚呢?

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用其篇幅的长短来衡量。而短篇作品若能成为经典,往往是借助了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实现的。其中,象征手法无疑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用某些形象和事物暗示其他事物或事理,往往可以用简练的文字传递丰富的思想情感。鲁迅先生在《药》中的象征艺术的创造就达到了这种理想的效果。其象征艺术主要是通过色彩、具体事物以及小说人物三方面建构的。

一、关于《药》中的颜色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颜色词在《药》中出现的次数不下十次,其中的一些还在文中多次出现。鲁迅先生在对自然环境、事物和人物进行描写时,都运用到了颜色词。而这些颜色也成为了象征手法的载体之一。下面选取三例进行说明。

(一)“黑”与“白”

《药》中的颜色词首先出现在小说的第一段——“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青白的光”。“乌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黑里泛蓝”。这种极为暗沉的色调无疑在作品开头就奠定了压抑与肃杀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五四运动时期社

会环境的复杂黑暗。“青白”与“乌黑”同属冷色调。不同的是,其给人一种惨淡的实感。它更像是在象征着作品中华老栓一家面对无法医治儿子痲病的心境——失魂落魄,悲哀无助。当然,正如郁达夫先生所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种心境在本质上也是当时鲁迅先生心境的一种写照。那种对现实不满,渴望通过批判现实来唤起民族觉醒的思想情感借助这种象征手法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鲁迅先生在《药》中对自然环境进行描写时,其用的颜色词多与“黑”和“白”有关。“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类似的描写所起到的象征作用与前文相近。“黑沉沉”给人沉重压抑之感。灰白是黑与白相结合而成的色彩,“灰白的路”也象征着当时社会状况的复杂和未来的不确定。

(二)“红”与“白”

“红”与“白”的结合在《药》中也有很多处。“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革命者夏瑜的红色的鲜血与白花花的馒头在色彩上的强烈对比首先便给人一种视觉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两种颜色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性。结合时代背景对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红色代表革命力量,而白色自然是与之对立的反革命力量,在当时的国内主要指的是封建势力。“红”与“白”的结合反映出当时社会形势的复杂,也代表了革命力量与封建势力的顽强斗争。

“红”与“白”的结合在《药》中还有很多例子。“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里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的镶边”。此处的“红白之别”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象征性,其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革命力量与封建势力的对立。“红”是暗红并且其只作为镶边,“白”

作者简介: 戴雨晴 女 2000-10 满族 籍贯:山东省平度市 沈阳师范大学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则是通过“大白圆圈”呈现的。二者所占比重的差别说明了这些士兵本质上是封建势力的爪牙。这是一种对拥护封建势力和固守封建思想的人们的巨大的讽刺和批判。

“红”与“白”的结合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文中夏瑜坟上的红白之花，这在后文会进行分析。

（三）“黯淡的金”

《药》中那丁字街头破旧牌匾上的黯淡的金字“古口亭口”耐人寻味。

文中夏瑜的原型为革命者秋瑾，而秋瑾就义之地便是轩亭口，因此“古口亭口”指的应为“古轩亭口”。鲁迅先生在此处用“黯淡的金字”表示牌匾已因破旧而字迹不清，很好地避免了实指，保持了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而“黯淡的金”这种色彩本身是否具有象征性呢？金色在旧社会一般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为封建统治者广泛使用。而“黯淡的金”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反抗。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势力与思想的没落。

二、关于《药》中部分具体事物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在《药》中，还有很多具体事物也在象征着某些深刻的事理。这些具体事物比上文的颜色更形象，因而其具有象征性这一点也更容易被读者发现。但，由于其并没有人物的语言以及鲜明的性格特征等，其象征性也较为隐晦。对此，我们也只能通过文本及其他参考文献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人血馒头、红白的花、乌鸦、“药”这四个典型事物进行分析。

（一）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无疑是《药》中的核心事物，也就是所谓的“药”。旧时民间流传人血浸泡的馒头可以医治痨病（肺结核）。因此，其无疑象征着落后封建思想，象征着群众的愚昧无知和革命者的悲哀。而对于这一点，学界、思想界以及大部分的读者的观点没有太大分歧，故不再赘述。

（二）红白的花

夏瑜坟前的那一圈红白的花的象征性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三种。这三种观点不尽相同。

一是直接否定其具有象征性。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评价《药》中的红白的花为“草率的迁就”。二是一味强调它的不合理性。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乡下吊祭用花圈大概还是二十年来的事情，就是在现今要想找一个红白的鲜花环，恐怕也还不容易吧”。三是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并且对其象征性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孙伏园在《鲁

迅先生二三事》中对此有过一段这样的论述——“如果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相信，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我则以为有了花环也还是很自然，愚昧的群众中往往有极少数比较清醒，各各地方的耶稣十字架下还不是跪着一堆人吗？”可见，第三种观点既认为花环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并且认为其象征着当时一部分中国人的觉醒。

鲁迅先生本人也对此进行了说明。他在《呐喊》自序中声明——“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一方面，“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说明鲁迅先生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其具有不合理性，因为晚清几乎没有出现花圈祭祀的习俗。但，另一方面，鲁迅先生也对文中红白的花做了解释——“听将令”“曲笔”“主将不主张消极”。这说明，红白的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服务于时代和社会的属性。它象征着国人觉醒的可能和对革命的憧憬与希望。这样看来，红白的花对表现《药》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因此，红白的花到底在当时有没有出现在烈士秋瑾的坟上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其象征着的事物和事理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并进行研究的内容。

（三）乌鸦

乌鸦在《药》中紧接着红白的花出现。对于它的象征性，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那么，乌鸦究竟象征了什么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维林吉诺娃在《鲁迅的〈药〉》中提出了“双重的象征作用”这一观点。在“铁铸一般站着”的这一部分，乌鸦是封建迷信的代表。它丝毫不理会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设置则象征着封建迷信的虚伪。而在乌鸦大叫并飞走这一部分情节中，乌鸦象征着“相反的革命的主题”。乌鸦这一猛烈的举动被很多学者视为是对封建迷信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献身革命的战斗姿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

关于这一问题，鲁迅先生也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中进行了说明，即乌鸦这一具体事物可以渲染一种阴冷的氛围。这说明鲁迅先生在文末设置的乌鸦这一意象很有可能象征着某些虚伪、丑恶的事物。

尽管有关乌鸦象征性的观点很多，但结合鲁迅先生本人的解释来看，乌鸦象征着封建迷信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乌鸦本身具有阴冷的色彩，鲁迅先生将其放置在

文末，试图烘托出阴冷的氛围。这极有可能是在讽刺和批判某些事物。这样看来，乌鸦象征封建迷信思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当然，对其的各种观点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而因为乌鸦这一具体事物出现在文章末尾，对它的象征性的不断深入分析是研究《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关键。

（四）“药”

“药”是鲁迅这部小说的标题，其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方面，“药”在小说中指的是所谓的能医治小栓痲病的药。然而，这在本质上是旧社会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其戕害、麻木民众的思想，造成社会的种种乱象。

“药”是害人之药，但同时也是救人之药。它既象征着民众的落后、麻木思想，同时也象征着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思想。鲁迅的《药》犹如一剂医治思想病症的良方，它用那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尝试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除此之外，“药”也是警醒有志之士的良药。这篇小说的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但，尚有很多民众抱着封建愚昧落后的思想度日。这反映出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民众的局限性。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革新民众思想。大众思想普遍落后的病症是革命者应该关注的。而民众思想的转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造成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

三、关于《药》中人物及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鲁迅先生在《药》中通过语言、动作、外貌等描写方式塑造了很多典型人物。对于其象征性的研究，当然可以从性格、行为等方面入手。而本文选取了人名这一相对隐性的部分进行研究，简要分析其背后的象征艺术。

首先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即《药》中的两大家——华家和夏家的两家之姓恰好组成了“华夏”一词。还有文中的夏瑜与其原型秋瑾形成呼应。“夏”对应“秋”，而“瑜”对应“瑾”。“瑜”“瑾”二字在《说文解字》中都被解释为“美玉”，象征革命者的高尚品格。这样的处理既避免了实指，又耐人寻味。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马玲玲在《鲁迅的命名艺术研究》中指出，鲁迅先生善于将有关人形体特征或外貌特征的词放在人名中，这往往是将病态的心理与丑陋的外表结合在一起。《药》中的驼背五少爷和花白胡子这两个反面人物

的名字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那时国人的低劣和麻木的精神。这些人物无疑是当时社会很多民众的缩影。

鲁迅先生给人物取名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运用反语的修辞手法，而这同时也是具有象征性的。比如，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这两个人物都属于反面人物。康大叔作为刽子手，恶行累累。红眼睛阿义作为一个小牢头，痛打革命者夏瑜。但，鲁迅先生却用“康”和“义”两个褒义字给他们取名。这象征着封建势力及其爪牙的虚伪，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与批判。

除了命名这方面以外，作品中的人物的语言也是象征艺术的重要体现。例如在文中反复出现的“包好”，其表面是人物对人血馒头功效的肯定，本质上体现出的是民众极度愚昧和麻木的思想。同样反复出现的词语还有“疯了”，其在更高程度上表现出民众的精神病态。还有文章末尾部分华大妈多次说到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也象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麻木状态。言为心声，其所具有的象征性不言而喻。

四、结论

鲁迅先生在《药》中通过颜色、具体事物、人物等要素，充分地运用了象征手法。象征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这篇短篇小说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其在一定程度上使鲁迅的短篇小说传递出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尽管学界对其有多种不同解读，我们还是可以尝试结合鲁迅先生的自述以及学者对文本的深度剖析，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鲁迅：《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72页。
- [2]欧阳凡海：《鲁迅的书》，联营出版社1949年版，第150页。
- [3]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22页。
- [4]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重庆作家书屋1944年版，第19页。
- [5]维林吉诺娃：《鲁迅的〈药〉》，乐黛云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乐黛云编，第506-5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 [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 [7]马玲玲：硕士学位论文《鲁迅的命名艺术研究》。